

作者是文坛当红的实力派科幻作家

生死异变

狂人幻想系列

宋别离 著
海天出版社



生死异变

宋别离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异变/宋别离著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4.6

(狂人幻想系列)

ISBN 7-80697-085-1

I. 生... II. 宋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2379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 张小娟 责任技编: 陈 炯

封面设计: 王晓珊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6

字数: 130 千字 印数: 1-8000 册

定价: 12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内容简介

警花梁小品才从警校毕业，便被派去做卧底，以图将该地的毒贩一网打尽。但就在她刚刚接手这件案子时，线人却突然被杀。

梁小品在杀人现场——一片树林中，碰到了研究生物的齐勤，两人对夜里有不明飞行物降落在此产生了兴趣。

梁小品终于成功地打入贩毒组织的内部，却不幸染上了毒瘾。齐勤利用他身上的DNA计算机给她进行治疗，救了她。最终，毒贩们的真面目被揭开，齐勤和盖立这个来历神秘的怪客在一所医院里展开了决斗，结果是齐勤险胜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对方已经利用病毒感染了他，并会借此复活。

当齐勤已经无法再控制自身，要产生异变的时候，已经爱上他的梁小品将如何选择？一场新的搏斗再次开始了。

作者曾经在2001年获过冰心儿童文学奖和新武侠文学大奖赛好稿奖

齐勤相信有一天自己也会流眼泪的。当然，这可不是学的，听说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“特殊”本能。

关于眼泪，他们是这样子解释的——眼内流出的无色透明的液体。

照齐勤的意思，眼泪大可不必如此朴素，应该装点得再绚丽些，才富有更强烈的戏剧效果。

就像昨天，小品为了某件事伤心了，他在旁边陪着难过，眼睛发涩也想滴答几滴，可就是没见泪水掉下来。

所以齐勤暗自下定决心，将来终有一天，他要演示给她看

两粒血珠慢慢由眼眶溢出，并在脸颊上缓缓地拖出了两条细长的血线。登时，那双眼睛成了一对惨人的血窟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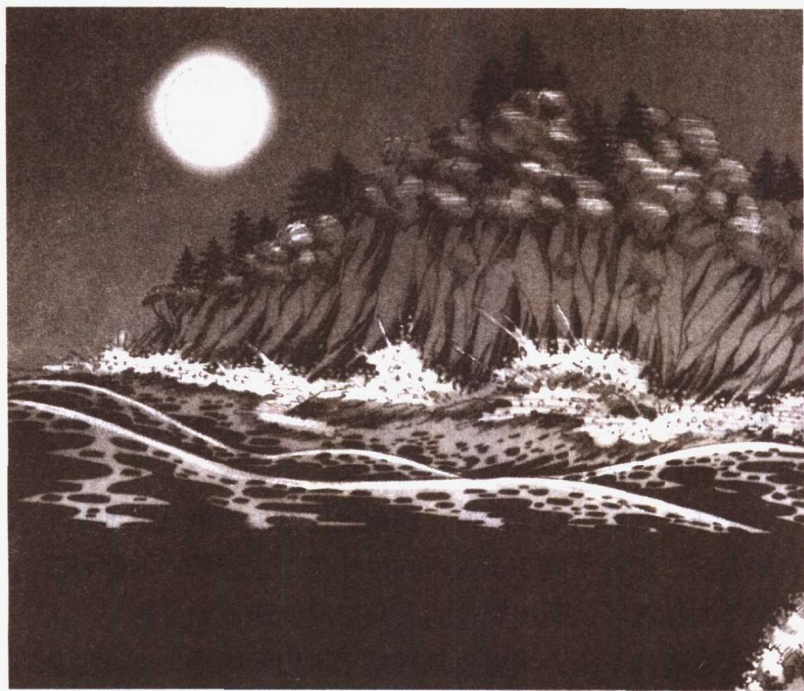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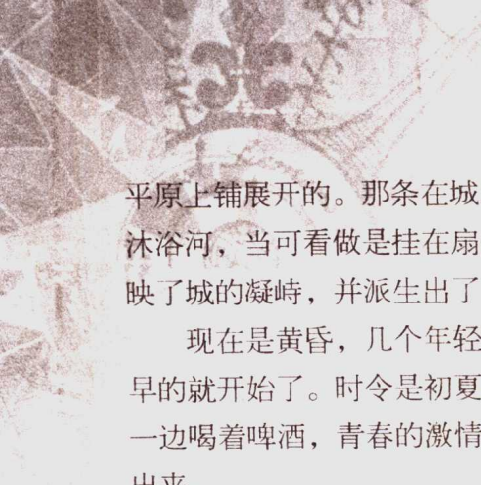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
迷雾漫起



一. 邪恶的月夜

从旌旗山的东沿向下眺望，你会发现A城其实是呈半扇形在





平原上铺展开的。那条在城外打了几个转儿，又向东爬下去的沐浴河，当可看做是挂在扇柄上的白玉坠儿，以流动的姿态衬映了城的凝峙，并派生出了诗意。

现在是黄昏，几个年轻人在沐浴河边举行的篝火晚会却早早的就开始了。时令是初夏，气温正适宜，他们一边烤着肉，一边喝着啤酒，青春的激情禁关不住，随着笑语欢声一起散发出来。

当瘦月悬在东天时，这伙人已不满足于在火堆旁载歌载舞了，有好事的就提议说，为什么不趁着夜黑做个藏猫抓鼠的游戏呢！男男女女的互相恐吓，那种“夺命狂呼”的效果才叫刺激！

这样，河边的树林里便热闹开了，本已栖息的鸟雀惊吓得四下乱蹿，发出凄厉的尖叫，草丛里的蟾蜍、蛇虫也被驱赶出来，慌不择路。只有河水流淌依旧，泛着冷冷的波光。

游戏结束时，一个叫李洋的小个子得到了奖赏，他隐藏得最好，最后才被找到。所以这晚他出尽了风头，又自认在异性面前露了脸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便提议大家再找他一次，这回保证更不容易发现他的藏身之处。

一千人见李洋如此自信，就好像自己会隐形似的，也就答应了他。但待他再次躲进树林后，却并不进去寻找，而是悄悄的都溜走了。他们本都是好玩耍的人，现在只想捉弄捉弄李洋，让他自己做次傻帽儿，吃点苦头。

李洋这次藏得确实严密，他跑进树林后，就飞快地爬上了一棵大树，把身子掩在了茂密的树叶里。这样子，他就可以俯视地下的动静了，而搜寻他的人却很难发现他的身影。

树林里静下来，蚩虫也都恢复了各自的鸣唱。李洋竖起耳

朵，仔细地听周围的动静，但有一会儿了并没有他伙伴的声音传来，无意间，透过叶隙看见了那弯上弦月，李洋吃了一惊，不知是不是看错了，它竟成了红色的。红色的月亮！

它像一把镰刀似的，闪着血光，高高地被只无形的手举着，作势要劈下来！

劈下来！血肉飞溅！他甚至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。

或者，那是一把生了锈的镰刀，因而看起来便是暗红色的。它割在人的喉咙上，钝涩的，像锯齿划过，一点点地撕裂皮肉，血珠慢慢地溢出，并缓缓地在脖颈上拖出了两条细长的红线……

李洋就像中了邪似的，歪着脖子瞅那月亮，心里怦怦直跳，他告诫自己，快扭过头来，不要看！但身子却偏偏不听使唤。月亮流血了。浓重的夜色从四面挤压过来，让他的呼吸一阵粗似一阵，心跳像打鼓一样，咚咚震响。那鼓槌也不知是握在了谁手里，尽管一个劲地敲呀敲，敲裂了纹，敲碎了心。

我……？李洋的身子开始打寒战。不对劲啊！这是夏天，我……怎么会觉得冷呢？他们都到哪去了？还不找来，我……不要坚持了……他这么想着时，就觉有一只凉飕飕、滑腻腻的手摸在了他的后脖上。

李洋魂飞魄散，嘴里嗬嗬作响，却是叫不出来。扭转头，这才看清哪里是什么手，竟是一条拇指粗的白花蛇，正冲着他啾啾地吐着红信。

借着微弱的月光，他看见这棵树的大小枝干上挂满了一团团的蛇，它们纠结在一起，慢慢蠕动着，三角眼里闪射着邪恶的光点。

李洋大叫一声，手一松，身子便坠了下去，只摔得个天昏



地暗。

他发疯似的狂奔起来，不辨方向，只求尽快逃出这个诡异的树林。但那弯镰刀月却一直紧紧跟在后边，并且越来越近。月亮流血了。

李洋能够感觉出那弯血色的月在逼近，因为血腥味儿越来越浓了。他只能拼命地逃，逃！月亮要吃我！

呼地，血色的镰刀扬起了，荡起一阵寒风，劈下来，劈一下——来！

流血了。他感到后背一阵剧痛，血色瞬间染红了整个夜空……

第二天，李洋的尸体被人在河边找到，他脸色惨白，抽搐得变了形，两只眼球向外凸着，几乎要夺眶而出。显然，他死前受到了极度惊吓，全身上下的衣裤已破烂不堪，当是被树枝、荆棘划破的。

法医后来又发现了异常——死者的身上抽不出一点血来，就像是被一只巨大的吸血蝙蝠把血液都吸光了似的，他成了一具干尸。但让人不解的是，他身上除了被荆棘划的一道道血痕外，找不到致命的伤口。

那天晚上跟李洋在一起游玩的青年人也相继被警方传讯，但审来问去，也没找出有作案动机的疑犯。警方倒是从住在沐浴河周围的居民那里了解到些新情况——据他们声称，在出事当晚九时左右，天空上曾出现过一個像车轮样的飞行物，发着红光，在树林的上空停留了约十分钟才飞去。

二. 死亡地带

这桩命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上午，一个骑摩托车的女子来到了出事地点。

沐浴河的两岸绿草如茵，夹杂着些五颜六色的野花，就像给河沿铺上了绒毯一样。那片树林郁郁葱葱的，在阳光下显出了勃发的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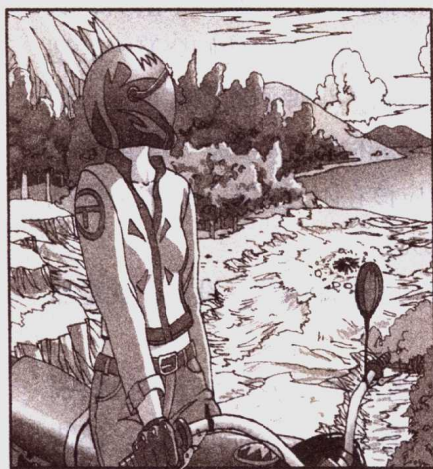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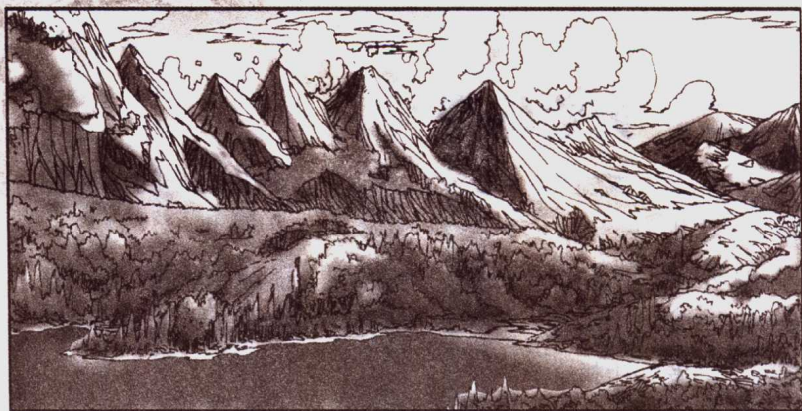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穿黑色短袖T恤衫的女孩，看上去刚二十出头，长得清秀可人。她在河边找到了当天晚上李洋他们烧篝火的地方，那里除了一堆余烬外，还扔着不少啤酒瓶和罐头盒。她蹲下去，用一根树枝对那些杂物翻检着，心想，如果凶手不是藏在这些人中的话，那么也应该在附近窥视，找机会伺机下手。这样的话，他会藏在哪儿呢？

这么想着，她的眼光已扫向了那片树林，没错，就是那里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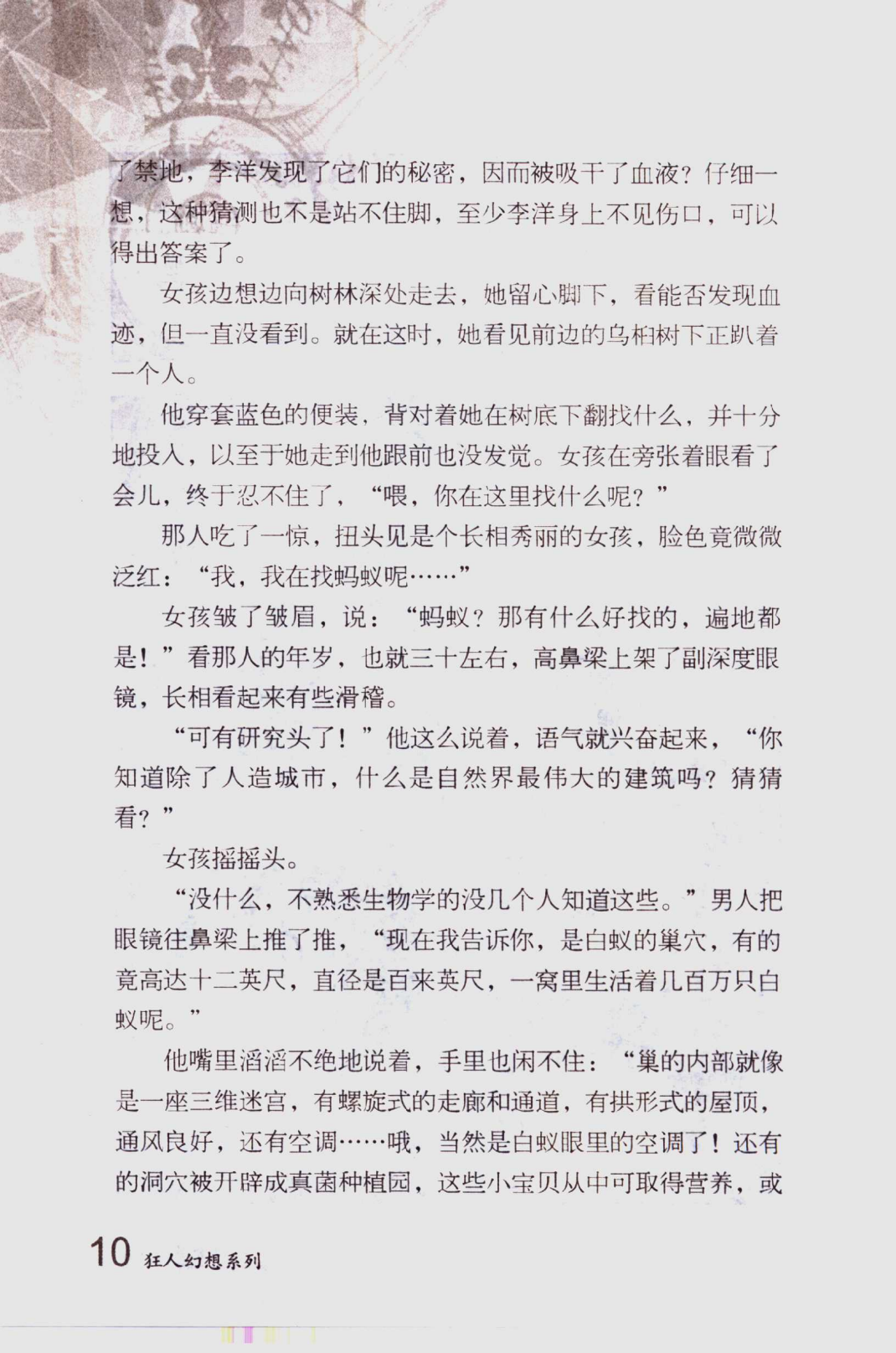
树林里静悄悄的。试想，当那群年轻人在这里边嬉闹时，凶手就潜伏在附近，甚至可能就趴在李洋的身边，还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声。凶手的手也许还曾慢慢地伸过去，差点儿就掐住了他的喉咙，但李洋并没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正在接近，他把对方当成了伙伴……

女孩走进林子，从大片大片折断的枝条可以看出，那些人嬉闹时留下的紊乱痕迹。林子里静得有些出奇，若不是还有缕缕的阳光从叶缝里渗下来，简直不敢让人久呆。她甚至没听见一声鸟叫，好像所有的生命都从这里消失了似的。

难道这种现象会跟那不明飞行物有关？这里会不会已成







了禁地，李洋发现了它们的秘密，因而被吸干了血液？仔细一想，这种猜测也不是站不住脚，至少李洋身上不见伤口，可以得出答案了。

女孩边想边向树林深处走去，她留心脚下，看能否发现血迹，但一直没看到。就在这时，她看见前边的乌柏树下正趴着一个人。

他穿套蓝色的便装，背对着她在树底下翻找什么，并十分地投入，以至于她走到他跟前也没发觉。女孩在旁张着眼看了会儿，终于忍不住了，“喂，你在这里找什么呢？”

那人吃了一惊，扭头见是个长相秀丽的女孩，脸色竟微微泛红：“我，我在找蚂蚁呢……”

女孩皱了皱眉，说：“蚂蚁？那有什么好找的，遍地都是！”看那人的年岁，也就三十左右，高鼻梁上架了副深度眼镜，长相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“可有研究头了！”他这么说着，语气就兴奋起来，“你知道除了人造城市，什么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建筑吗？猜猜看？”

女孩摇摇头。

“没什么，不熟悉生物学的没几个人知道这些。”男人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，“现在我告诉你，是白蚁的巢穴，有的竟高达十二英尺，直径是百来英尺，一窝里生活着几百万只白蚁呢。”

他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，手里也闲不住：“巢的内部就像是一座三维迷宫，有螺旋式的走廊和通道，有拱形式的屋顶，通风良好，还有空调……哦，当然是白蚁眼里的空调了！还有洞穴被开辟成真菌种植园，这些小宝贝从中可取得营养，或

许，还用它作取暖设备……总之是相当了不起！了不起！”他一边赞着，一边点头。

女孩笑了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，都称得上‘蚂蚁专家’了！”

“对，对！我是专门研究生物的，这沐浴河边有多少种虫子我心里都有数。”

“那这树林你也经常来了？”

他点点头：“几乎隔两天就来一趟。”

“前天你也来了吗？”女孩听了他的话，眼睛一亮，“你没看到什么异常的现象？”

男人想了想：“也不是没有，我记得这里边好像在开音乐会……”

“音乐会？”女孩听到这等奇闻妙谈，瞪大了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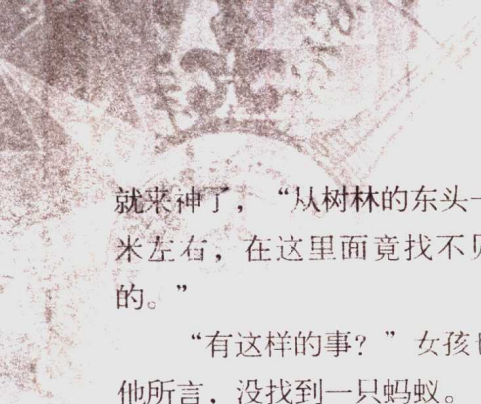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说：“是啊，那天，这里的生物叫得特别欢，白蚁用上颚的颤动发出的哇哒哇哒的高音，我隔着十米远都听得到；雄性的蛀木甲虫用腹部的突起来敲击地面，发出啪嗒啪嗒声；啄木鸟用头部梆梆地敲打树干，发出咚咚的声响；那些画眉、苍头、燕雀啦，更是唱得欢……”

“闹了半天，你还在讲你的生物啊！”女孩大失所望，“你难道就没听说，当晚这里死了人，就是在这林子里发生的事？”

“是吗？”男人打了寒战，扭头看看周围，脸色有些变了，“没人告诉我啊！”

女孩见他那副傻呵呵的样子，觉得很好笑，赶忙转了话题：“你今天有什么收获？”

“甭提了，你说有多怪就有多怪！”他说到这上面，马上



就来神了，“从树林的东头一直到这棵乌柏树下面，宽大约三米左右，在这里面竟找不见一个虫子，好像是死亡地带似的。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？”女孩也蹲下来四下里胡乱扒拉，果然如他所言，没找到一只蚂蚁。

“你过来看！”男人招呼她。他指着一些杂草说，“草好像也遭受了烘烤，蔫塌塌的。”

“难道这周围遭到了某种辐射？”女孩说到这儿，脸色也变了，“我……们不会也受到感染吧！”

“应该没问题，有也是我先发作！我早你两个小时前就来了！”他冲她摆摆手，示意她放心，“我怀疑这里可能是被一种强光照射过，因而土质发生了变化，生物也都避开这里。”

他们走到“死亡地带”的边上，就像有条无形的线隔着，这边见不到一个生物，那边却是一片繁忙景象，数百只蚂蚁凑在一起，围绕着一只死蜻蜓，这儿触触，那儿推推，然后一块儿动手，将它抬向蚁丘……他们发现了很有趣的现象，几只蚂蚁无意中走进了“死亡地带”，顿时便像遭了火烤似的，调头就逃。

他转头询问她：“怎么样，很奇妙不是？”

女孩道：“有人说，出事那晚，有不明飞行物出现在树林上空，你说，这‘死亡地带’会不会跟它有联系？”

“你说的是UFO吧？有关这方面的传闻不少，但可信度不大！”他说着，从工具袋里取出一把小铁锹、几个纸盒，“我要带点样土回去化验，也许就能看出些奥秘来。”

他从不同的地方取了四盒土，那些严重失水的杂草也铲了些。女孩等他做完，就说：“你的化验出来后，能告诉我一声

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他说，“可怎么跟你联系呢？”

女孩说，“我留个手机号码给你吧！”他找出日记本和笔，她在上面写道：梁小品 13905566854。

他笑道，“我叫齐勤，也给你留个地址吧”！

“齐秦，原来你是大歌星啊！那怎么跑到生物研究所去演唱了？”

他嘿嘿地道：“不是齐秦，是勤劳的勤。你说的是唱《狼》的那个台湾歌手吧，我可不是他的歌迷！”

这时候，齐勤浑然忘了问梁小品的身份，她为什么竟会对这片树林产生如此大的兴趣？

三. 摇头水

迪斯科舞厅里，振聋发聩的音乐炸响着，在光晕的跳闪中，梁小品穿着牛仔短裙，跟一大群年轻人圈在一起，待主持人大声喊开始，他们便一起摇头、扭胯、拍手。

灯光不断地晃闪，一亮一暗的似划过无数道闪电，混合着刺耳的打击乐，产生出狂暴、剧烈、粗野的效果，叫人血液的奔流速度骤然加快。梁小品高挑的身形在音乐、光线中扭曲了，变形了。

她疯狂地摇摆着，惹得几个混混似的年轻仔围着她直叫好，其中一个边扭边从身上掏出个小药瓶，递给她，示意她喝下去。梁小品冲他摆摆手，继续蹦她的迪。

一刻钟后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灯光大亮，众舞迷们一齐叫好，尖锐的哨声在厅内盘旋不止。梁小品喘息着，额头上汗光